

《苏联文艺》丛书



〔苏〕A·伊万诺夫 著

冤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联文艺》丛书

冤 仇

〔苏〕A·伊万诺夫

迅 典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

ВРАЖДА

«ОГОНЁК» 1979, №37—48

责任编辑 单继达

冤 仇

〔苏〕А·伊万诺夫

迅 典 译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9印张 186千字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8,000册

书号: 10215·44 定价: 0.65元

主要人物表

阿法纳西耶夫家：

达尼拉·阿法纳西耶夫

阿里什卡——达尼拉的妻子

卡捷琳娜·达尼洛夫娜·阿法纳西耶娃(卡嘉)——

达尼拉的女儿

米哈伊尔(米舒哈，米沙)——达尼拉的儿子

尼古拉(科利卡)——达尼拉的儿子

卓伊卡——达尼拉的女儿

弗罗霞(弗罗西卡)——卡嘉的女儿

玛丽娅(玛丽卡)——卡嘉的女儿

达尼拉——卡嘉的儿子

季霍米洛夫家：

库齐马·季霍米洛夫

达季扬娜——库齐马的妻子

斯捷潘·季霍米洛夫——库齐马的儿子

克谢尼娅——斯捷潘的妻子

扎哈尔——斯捷潘的儿子

伊格纳季——斯捷潘的儿子

顿卡——斯捷潘的女儿

皮柳金家：

萨索尼·皮柳金

费多季娅——萨索尼的妻子

洛维金——费多季娅的父亲

阿尔捷米·萨索内奇·皮柳金——萨索尼的儿子

莉季娅——阿尔捷米的妻子

帕什卡——阿尔捷米的儿子

索菲娅(索尼卡)——阿尔捷米的女儿

其他人：

安德隆老爷爷

安德隆老奶奶

彼得罗万·马克耶夫——铁匠

玛丽娅(玛鲁尼卡)——农庄会计

叶芙多季娅·列戈斯塔耶娃(列戈斯塔伊哈)——农
庄保管员

伊万·列戈斯塔耶夫——列戈斯塔伊哈的儿子

瓦西利哈大婶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瓦西利哈
的丈夫

多罗费耶夫——区委书记

洛戈维·伊里奇·盖杜科夫——农机站站长

卡嘉·盖杜科娃——盖杜科夫的女儿，拖拉机手

目 录

冤仇..... (1)

关于A·伊万诺夫和《冤仇》.....刘宗次 (274)

一九四四年闰日那天，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卡嘉·阿法纳西耶娃抚养的六个破衣烂衫的孩子们最大的米舒哈，用别旦式枪打死了罗曼诺夫卡集体农庄主席阿尔捷米·皮柳金。皮柳金得过军功章，因为负伤，从前线回来已经很久了。这天晚上，米舒哈摸黑来到农庄主席住房外边。屋里点着灯，灯光映红了结冰的窗子。他用枪口捅了一下下边的小窗，玻璃碎了，发出不大的声响；沉甸甸的碎片纷纷散落下来。

“是哪个混蛋？！”皮柳金正同家人坐在桌边吃晚饭，他转过脸来，用嘶哑的声音恶狠狠地叫了一声。他腾腾两步跳到窗前，低下头想从破口看看是谁干的。就在这个时候，米舒哈对准他的脸砰地一枪，压在枪筒里的铁砂掀掉了皮柳金的半个脑壳。他沉重地栽倒在靠墙的长椅角上。椅子的另一头朝房顶蹦了起来，轰隆一声摔到油漆地板上。直到这会儿，一家人：阿尔捷米·皮柳金的母亲费多季娅、妻子莉季娅、两个孩子——帕什卡和九岁的索尼卡才吓得哇地哭叫起来……

听见枪声赶来的人们，夺下了米舒哈手里的别旦枪；但

凶手用不着捆绑，米舒哈不过才十四岁。他象只小猫缩成一团，坐在墙根冰冷的雪地上。死者的儿子帕什卡象条小狗似的叫着，他穿一双厚毡靴一脚又一脚踢着米舒哈。但米舒哈似乎毫无知觉，也不躲闪，只是一阵阵地哀声啼哭。冻得通红的两只拳头不住地抹着脏脸上的泪水。

“打死你这杂种！我非宰了你不可……”费多季娅·皮柳金娜发疯似地狂叫着。她披头散发，一副凶相，两只浮肿的眼睛恨得好象就要爆裂开来。有几个女人拽着她。“放开我！”老太婆一个劲儿地向外挣脱。人们好不容易从她手里夺下挺沉的一根铜杵，把她拖开，推进屋去。莉季娅正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

“你看你干的这事，该死的东西！你闯下祸了！”老态龙钟的安德隆奶奶象只黑乌鸦盘旋在米舒哈头顶上。她一边用拐杖戳着孩子说：“把人给打死了。等着吃官司吧。得去做苦工……”

“你走开，老婆子……走开。”安德隆爷爷把她推到一边。他和老伴一样，也已老得厉害，瘦成一把骨头了。“别人也都走开。这得由政府来管……”

可是罗曼诺夫卡这时什么政府也没有，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四周只听见女人的一片哭叫声。罗曼诺夫卡是个小村子，总共只有一条短街，皮柳金家门口这会儿拥挤得象赶集一样。妇女、老头、老太婆在皮柳金被打死的窗口外面张皇失措地来回奔跑。村里的孩子们也都跑来了，三五成群地远远站着，刚才发生的事把他们吓坏了，谁也不敢吱声。

战争开始后，罗曼诺夫卡村除了农庄主席皮柳金和一个瘸腿铁匠彼得罗万·马克耶夫外，再也没有别的年轻男人



了。许多人已经牺牲，先后收到了他们阵亡的通知书；其他的人吉凶未卜，每星期五从区中心运来邮件，都可能有他们阵亡的通知书。自然，女人们谁都暗暗怀着一线希望，盼着丈夫或者儿子还活着，但愿在这场可恶的战争结束前不被打死。这渺茫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们。但她们还时时刻刻感到另一种痛苦——恐惧和绝望：万一每周去区里取信的女会计玛鲁尼卡这个星期五带回封可怕的公函，那可怎么办？人们从大清早就提心吊胆地等玛鲁尼卡回来，不时地朝村外高高的陡坡眺望。等到下坡路上出现了玛鲁尼卡的雪橇——夏天就是马车——这时候每个女人饱受痛苦熬煎的心简直要停止跳动……

如今皮柳金被打死了，罗曼诺夫卡只剩下一个年轻男人——马克耶夫。他是个能干的铁匠，整个农庄全靠着，可也就把他宠得厉害，他于是成了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每天早晨，熔铁炉烧旺以前，他先得扎扎实实地喝上几杯，浑浊的眼神这才清爽起来，软绵绵的手又变得灵巧有力了。白天他干活既麻利又卖劲，不停地举起光着的胳膊去擦额上的汗珠。可一到晚上，便又要灌满一肚自酿的甜菜白酒。

这会儿马克耶夫不在被打死的农庄主席家门口。其实，谁也没有想到他，没有等他来，都知道他准又象死猪似的躺在自己的铁匠铺里。苏芬战争的时候，彼得罗万·马克耶夫在前线冻坏了脚，从那时起，他的一只脚就瘸了。他老婆为人轻佻，又没生育，不愿和个瘸子一起过，正好北边有个什么地方招工，她就走了。人们说，她是去“赚大钱，找新男人”去了。据罗曼诺夫卡的人讲，正是从那以后彼得罗万便喝开了酒。夏天他通常住在自己家里。那间快要坍塌的小房

子没有女人照料，已是残败不堪。冬天屋里烧不暖，铁匠又懒得修整。所以天一冷，他就钻在铁匠铺里不出门了。挨着通宵暖烘烘的熔铁炉，他搭了一张床铺，晚上就在那里睡。

谁也没想到，马克耶夫这会儿偏偏来了。他怎么来的，当时一片混乱，天又黑了，谁都没有注意。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弓着腰进了屋门。他浑身煤烟，黑得象只白嘴鸦。他个头高大，脑袋差点够着顶棚；宽大的肩膀，紧裹着一件到处是火燎痕迹的短皮袄。皮袄没有系扣，衬衣也敞着，可以看到疙里疙瘩、毛发蓬蓬、野兽一样的胸脯。这个贪酒的铁匠，心地很善良，不管谁来求他：打个铁锨、菜刀呀，门栓、挂钩呀，各种式样的门把手、铁钉子呀——过日子短不了这类东西——他从不拒绝。给钱他不收，这年头拿钱能买什么！他一开始就立了个规矩：谁找他做活就带点自酿白酒，或者送点吃的东西。不过报酬多少，他从不计较，好歹给点就行。人们不断找他，连邻近几个村也天天有人求他帮忙，因此他过得满不错，白酒向来不断。可是人们付了酬劳之后，匆匆说声谢谢便走了，因为这铁匠实在不爱说话，脸老是阴沉沉的。不论是谁走了，他总是朝着人家背影冷漠地望着，有时一双黑眼睛象炉里炭火似的闪出亮光，但很快又暗淡下来；他努动一绺绺落着煤灰和铁渣的胡须冷冷一笑，又拣起自己干不完的活来。

他一进屋，女人们马上安静下来，只有皮柳金的妻子蜷缩在炉栏上，呜呜地伤心恸哭。他看了看屋里的女人，脸上掠过一丝奇特的笑意。他走到死人跟前，死者是脸朝下倒地的，一直趴在那里。脑袋旁边地板上流了一大滩血。马克耶夫站了一会儿，拖长了声音挤出一句话：

“真想不到！嗯——”

“你嗯什么？！”坐在床上的费多季娅·皮柳金娜说着，猛地跳下地来。一个女人正端着一杯水递给她，她一推这个女人，杯子掉在地上打碎了。许多人瞅着打碎的杯子，惊恐而又惋惜，因为那时商店里买来的东西都被当作难得的珍品。

“你嗯什么，臭酒鬼？！我问你，往后还怎么过？这日子可怎么过？杀人抵命，得把阿法纳西耶夫一家的狗崽子统统掐死！先把卡嘉这条母狗弄死！是她养的这窝子蛇……”

彼得罗万·马克耶夫丝毫没有理会她的吼叫和恶毒的咒骂，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根本没有看到皮柳金娜，一声不吭，转身迈出了门槛。

出了门，他走到米舒哈跟前。米舒哈身旁只有安德隆爷爷一个人在推推搡搡地赶着皮柳金的小儿子帕什卡。帕什卡跟米舒哈同岁，这会儿他疯了似地不断从人群里冲出来，对着还缩在墙脚的米舒哈踢上两脚，又钻进人群里。

“小狼崽！简直是个狼崽子。你要怎么样……”气力不支的老爷爷哑着嗓子说。“你们这些娘儿们，倒是管管他呀！索尼卡，把你哥哥拉走。”

可是妇女们莫名其妙地站在房子旁边，谁也不吭声，一个个漠然无动于衷。九岁的索尼卡在台阶上缩成一团，恐惧地吸泣着。

“反正我得打死他……非打死他不成！”帕什卡流着泪尖声号叫着。“我去拿车轴来……”

帕什卡说着果真拔腿就跑，正好和铁匠撞了个满怀。马克耶夫伸出大手一把抓住这孩子的脖领，摇晃了一下：

“别叫了。你拿什么车轴，算了吧……”然后把他一把

推开。

铁匠一声不响地足足站了一分钟，惊奇又仿佛带些歉意似地望着米舒哈，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歪到右边，象要把这拖鼻涕的凶手看个透。

接着，马克耶夫脸上露出惋惜的苦笑，说道：

“我本打算收他学打铁呢。我原想等他再长大一点就收他。一个人干，总不顺手啊。”

“这回可不成啦。”安德隆爷爷挥了挥干瘦的手。

一整天都冷得寒气透骨，连吐口唾沫，没等掉到地上就结成了小冰块。不过，到了傍晚，冷气稍许消散了些。高岗上漫下来隐约可辨的蒿草气味。这是一个灵验的征兆——天气要回暖了。这片高岗从三面围住罗曼诺夫卡，陡峭多石的坡地上除了蒿草什么也不长。风总是把那里的积雪刮起来，灌进小村子里。每逢夏天凉爽的日子，或是冬季化雪的天气，便从坡地上飘来这淡淡的蒿草气味，微香而清爽，撩得农庄的种马心神不宁。

“卡捷琳娜知道了吗？”马克耶夫问道。

“她怎么知道呀，”安德隆爷爷回答说。“自从埋了顿卡以后，一直躺着起不来床。”

阴沉着脸的铁匠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铁硬的指甲搔了搔长满胡子的下巴，愁苦地说：

“既然出了人命……马上会来民警……唉，真是丢脸哪，你这个小家伙！呃，我到卡捷琳娜那里去一趟吧。”

正说着，早已寒星点点的昏暗的夜空里，突然响起卡嘉·阿法纳西耶娃裂人肝肠的叫喊：

“米——舒——哈——？！”

这声音好象要冲向黑暗中的茫茫雪地，但却撞在高岗上，找不到缝隙穿出去，在空中回荡。这时，卡嘉·阿法纳西耶娃已经跑到人群跟前。她穿着七扭八歪的打满补丁的裙子，一件旧外套，没带头巾；人好象发了狂，显得很可怕。

“米舒——哈！”她又痛苦地喊叫了一声，颓然扑倒在米舒哈跟前，双手抱住他的膝盖，浑身哆嗦着，趴在踩实的冰雪上嚎啕痛哭起来。“你干了什么事呀？！你干了什么！……”

“卡嘉，卡嘉……他活该……”米舒哈终于开了口。他哽咽着说，“你不要哭，他活该……别哭了，卡嘉。”

这句话似乎给了她慰藉，哭声渐渐低了。她咬着牙又抽泣了一会儿，身子动了一下，直起上身，跪在那里。

“在雪地里要冻着的，米舒哈……走，回家去，孩子们已经把火生好了。”她说着，拉起啜泣的米舒哈，站直了身子，艰难地朝人群转过身来。两只眼睛在黑暗中显得呆滞无光，蓬乱的头发使得毫无生气的眼色越发阴森可怕。

她这样站了片刻，向默默地看着她的人群走了一步，人们立刻让出一条道。她领着米舒哈一步步走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她走后，安德隆爷爷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又说了一声：

“老天有眼！”

年轻女人和老太婆给这不寻常的凶杀吓呆了，谁也没有觉出他的话里有什么蹊跷。

* * *

从战争开始，卡嘉·阿法纳西耶娃就得照管六个孩子。最大的米舒哈那时才十一岁，余下的一个比一个小。扎哈尔

六岁，科利卡五岁，伊格纳季三岁，卓伊卡和顿卡都是两岁。可卡嘉自己才刚满二十岁。

米舒哈、科利卡、卓伊卡是她的弟弟和妹妹。剩下那三个是斯捷潘·季霍米洛夫的孩子。斯捷潘在宣布第一次征兵之后就上了前线，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的事。

三周前，顿卡突然病了，浑身烧得滚烫，迷迷糊糊地躺在又薄又破的垫子上，翻来复去地打滚。孩子病了，要找件软一点的东西垫一垫都找不到，只有一件脱光了毛不能再穿的短皮袄。在可怕的战争年代，为了养活这群孩子，一切都卖光了，用光了。他们整天价哭啊，爬啊，满屋跑，不停地嚷嚷饿呀，饿呀，饿呀……

今年秋天，上冻的大地刚飘落雪花，卡嘉就把仅有的一头奶牛牵到区里集市上卖掉了，因为冬天没有饲料喂它。一九四二年春天当上罗曼诺夫卡村农庄主席的阿尔捷米·皮柳金，不让人去打草备料。开初他老是推托说来得及的，夏天还长着呢，应该先给农庄的牛备足草料。后来燕麦开始掉粒，小麦也成熟了。农庄主席着了急，每天大清早就赶着所有的人拿起大大小小的镰刀下地。米舒哈同瓦西利哈大婶在地里管收割机，扎哈尔在战争开始以来这两年长大了，他管往收购站送粮食。家里剩下的孩子数科利卡最大，他要用土豆、甜菜叶和白菜嫩叶熬汤，要给顿卡和卓伊卡擦鼻涕，要照看淘气的伊格纳季……

山杨树的红叶已经变得稀稀落落了。卡嘉猛然清醒过来，吃惊地想到奶牛还没有饲料过冬。有一天，天还没亮，她推醒米哈伊尔，塞给他一把打草的长镰，自己提了一把更长更重些的。两人没去农庄的地里，却踏着入秋以后冰冷的

露水向河对岸跑去。

“米舒哈，咱们天亮前打点草吧……家里没有奶牛怎么行？”

“这还用说，卡嘉……孩子没有牛奶可不行。”

米哈伊尔早就不认为自己是孩子了。他象男子汉似的两脚一叉，挥动了长镰。

他们俩割得起劲，根本没觉着太阳出来，一股劲儿地割呀，割呀，谁也不说话。

“哎呀，米舒哈！”卡嘉叫起来，一边把一绺沾湿的头发从满是汗水的脸上甩到后面。“太阳出来了！皮柳金饶不过咱们的。”

米舒哈没吭声，他看了看天色，走到一丛灌木跟前。四周的草都已割掉了。他随手把镰刀塞到过了时令已经变硬的草下。

“你的也放在这儿吧，带着它来回折腾干什么！明天咱们再来打点。”

“明天要来，米舒哈。不能不打了。”

米舒哈累了，坐在土墩上，掏出烟包，用纸卷了一支烟。他拿出一块锉刀的碎片，在一块尖头的火石上打起火来。火石上按着指头粗的一条棉花捻，有一头是烧过了的。火石很好用，钢锉一下打出一串火星，棉捻冒烟了。米舒哈把它吹着，点上烟，又轻轻地，怕碰掉捻上的黑灰，把棉花装到父亲以前打别旦枪时留下来的弹壳里，同火石一起塞进烟包。

他自认为已经是个大人了，抽烟也要象大人的样子，一句话不说，慢条斯里地抽着。他凝视前方，疲惫地想着什

么。然后转过脸瞅着姐姐。卡嘉向后微仰着头，举起裸着的胳膊，用把小梳子拢那浓密的头发。

“卡嘉，你长得真漂亮啊。”米哈伊尔突如其来了一句。

“嗨，你……”卡嘉摆了一下手，“你倒品评起人来了……爸爸打完仗回来，知道你抽烟会不高兴的。”

米哈伊尔从去年夏天就开始抽烟了。卡嘉一下子就闻出了烟味，说：“米舒哈，你现在还不该抽烟吧。”“是不该抽，”他粗哑着嗓子同意地说，“可是累得腰疼了，抽一口好象就轻快点。”倒不是这句话，而是弟弟因为过度劳累提早变粗哑的嗓音使卡嘉感到一阵心酸。她那困倦的长睫毛底下的眼眶湿润了。她说：“那你就别偷着抽了，会烧坏东西的。”

“当然爸爸不会高兴的，”米舒哈回答姐姐的话，叹了口气。“已经一个月没来信了。”

“很快会来信的，米舒哈……斯捷潘·季霍米洛夫昨天来信了。”

“怎么样？”

“没什么……说替孩子们谢谢我和米哈伊尔。”

“你瞎说！”米舒哈叫起来。“他哪会提到我呢。”

“给你，你看看……”

战争开始以后，当父亲还在家的时候，米哈伊尔继续上了一年学，读完四年级就不再读了，顾不得念书了。斯捷潘·季霍米洛夫——也就是扎哈尔、伊格纳季、顿卡的爸爸——信写得匆忙，字迹很潦草，米哈伊尔皱起眉头，蠕动着风干的嘴唇，念得很费劲。忽然他双唇抖动了一下，抽起鼻子来，扭过头去。过一会儿，他蠕动着嘴唇又念起来，念完一